

中华藏典（二）名家藏书

二十八

觉世名言

# 觉世名言

【清】李渔 著

# 《觉世名言连城璧》申集

觉世稗官编次 睡乡祭酒批评

## 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

词云：

潘安貌，无才也使佳人好。佳人好，若逢才女，  
还须同调。才多加上容颜俏，风流又值人年少。  
人年少，不愁天上，花星不照。

右调《忆秦娥》

这首词，乃说世间做风流子弟的，“才貌”二字，缺一不可。有貌无才，要老实又老实不得；有才无貌，要风流也风流不来。要做第一等风流之人，须要在赋生之初，把这两件东西，放在天平上弹过，然后并在一处，合为一身，方才没有缺陷之恨。这两件之中，又要分个难易，易得的是貌，难得的是才。世间绝标致的男人，一百个之中常有一两个。莫说富贵人家的儿子，居移气，养移体，自然生得娇皮细肉，俊雅可观，就是童仆厮养之辈，梨园小唱之流，尽有面似潘安，腰同沈约，令妇人女子见之，不觉魂摇心荡者，正自不少。只是这样的男子，容易使人动兴，也容易使人败兴。看了他的容颜举止，正要打点害相思，及至想到他是何等之人，所作所为的是何等之事，就不觉情兴索然，那场相思病，就值不得去害他了。

天下极俊雅的才人,一万个之中选不出一两个。无论才貌两件都有十分的,使天下妇人见之,个个愿为之死。即使易得之貌有了七分,难得之才有了三分,那些怜才好色的妇人,也就肯截长补短,替他总算起来,一般是个两样俱全,十分并足的才子。知书识字的佳人,爱其才而愿为之妇,就是不通文墨的女子,也慕其名而欲得为夫。所以“才貌”二字虽然并称,毕竟“才”字在“貌”字之前,是说有了才,方重其貌,不曾说有了貌,可以不问其才也。

从古至今标致男子之中,极惹看的只有两个。一个叫潘安,是晋朝人。生得姿容既好,神情亦佳。同时的美男子甚多,比并起来要算他第一个。常挟了弹子出游,竟像张仙下界,那些少年女子一见了,个个都如颠如狂,不惜廉耻,竟赶到街市之中,你扯我曳起来。所以《世说新语》上面,载他这一段道:“潘安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着,莫不连手共萦之。”萦者,即扯曳之意也;“连手共萦”者,即你扯我曳之意也。潘安是个立名砥行的人,被这些妖冶妇人缠扰不过,恐怕生出物议来,竟不敢在街市上行走,有事出门只得坐了车子。车上与地下,有高低俯仰之分,又且行走得快,使他爬不上,赶不着,就可以平安无事了。谁想那些妇人究竟放他不过,就是爬不上,赶不着,吵也要吵他一场,打也要打他几下。大家不约而同,预先买了果子,放在袖中,等他车子经过,就一齐抛掷出来,做个半爱半恨之意。爱者,爱他多才多貌;恨者,恨他寡情寡意。所以“潘安掷果”一事,至今流传,以为风流话柄。这个才子,虽然生得意事,还亏他命根牢固,经得起那些顽皮妇人摆布得起,终日在果子缝中,钻来钻去,不曾被人掷得死。

另有一个孱弱的才子,生得花一般娇,粉一般嫩,莫说果源

子掷来承受不起,就把眼睛多相他几相,也要相出病来。可怜他活不多年,竟被天下之人看杀。这个风流话柄,比掷果之事更奇。那才子姓卫,名玠,也是晋朝人,生得神清骨秀,体不胜衣。常坐白羊车,行于洛阳市上,使人看了,竟像是一块白璧雕洗出来的人物一般,就替他取个美号,叫做“璧人”。与他同时的也有许多美男子,如王澄、王济、王玄,都有绝美的姿容,为时人所艳羡。及至见了卫玠,就把那几个相形下来。当时的人有两句批评,道:“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卫玠被这两批评,一个美号传播开去,莫说天下的妇人个个思量,人人爱慕,不知把没形没影的相思,害杀人家多少女子,就是男子里面,也没有一个不眷恋他。卫玠一日有事,从豫章行至下都,路上的人,听见说卫璧人从此经过,那一个妇人不艳妆以待?那一个男子不拭目而观?把那车子两旁,挤个没缝,只当是几千里的官塘大路,每边筑了一堵肉墙,待他的车子从人气之中辇将过去。及至到了下都,那下都的人无论相知不相知,有旧没有旧,都来拜访,要借璧人一观。若回他不在寓处,他今日去了,明日又来,直到见了才住。卫玠是个孱弱书生,那里经得这般劳碌?不上几时,就被人看出病来,竟以弱疾而死。所以当时的人编句巧话出来,叫做“看杀卫玠”。这段事实也出在《世说新语》,不是做小说的人编造出来的。

这两个标致男子,都是极有才思,极有名望的文人,所以他的姿貌,因其才而益重。从来的风流才子,毕竟要数他这两个,不然弥子瑕、龙阳君的面孔,尽有可观,为什么“风流”二字不归与他?提起这两个名字,反觉得可鄙而可贱者,何也?这等说起来,“才貌”二字,果然是分开不得的,只是这两件东西,造物再不肯兼付与人,不是使他少这件,就是使他缺那件。这

不是造物的刻薄处,正是造物的忠厚处。若还兼付与人,这个人就不能够循规蹈矩,守着自家的妻子终身,定有许多风流罪过犯将出来,不是授以善身之资,反是予以丧德之具了。从古及今,有几个才貌兼全的人,能够完名全节的?若还有才有貌,又能循规蹈矩,不做妨伦背礼之事,方才叫做真正风流。风者,有关风化之意;流者,可以流传之意。原是两个正经字眼,为什么不加在道学先生身上,常用在才人韵士身上?只因道学先生做来的事,板腐处多,活动处少,与风流的字义不甚相合,所以不敢加他。才人韵士做出事来,如风之行,如水之流,一毫沾滞也没有,一毫形迹也不着,又能不伤风化,可以流传,与这两个字眼,切而且当,所以拿来称赞他。如今世上的人,不解字义,竟把偷香窃玉之事,做了“风流”二字的注脚,岂不可笑。方才所说的两个古人,都是有才有貌,又能循规蹈矩,不做妨伦背礼之事的。

如今再说个古人以后,今人以前的标致男子。虽不十分循规蹈矩,却不曾做出妨伦背礼之事来。与“风流”二字不甚相合,也还不甚相离,说来做个消闲的话柄。

这个标致男子,姓吕,名旭,表字哉生,是明朝弘治年间人。祖籍原是福建,因父亲吕春阳,在扬州小东门外开个杂货铺子,做起家业来,就不回福建,竟在扬州地方娶了妻室。从来女色出在扬州,男色出在福建,这两件土产,是天下闻名的。吕春阳少年时节,原是个绝标致的龙阳,娶的那位妻子,又是个极美丽的瘦马。俗语四名道得好:

低铜铸低钱,好土烧好瓦;

要生上相骡,先拣好驴马。

往常人家只消一个标致妻子,就生得好儿好女出来,何况他这远

一底一盖 ,都是绝精的印子印出来的花样 ,岂有不齐整的 ?吕哉生未曾蓄发之时 ,竟像个粉团捏就的孩子 ,随你什么妇人 ,没有他那种白法。性子又聪明 ,口齿又伶俐。走出去上学 ,那些路上人家的妇女 ,无论老少 ,都要扯进去玩耍 ,心上爱他不过。又因他年纪幼小 ,再不称名道姓 ,只以“心肝儿子”呼之 ,搂在怀中 ,扑了又扑 ,叫了又叫。及至叫熟了口 ,搂惯了手 ,等他到头发披肩 ,情窦将开的时节 ,依旧扯进去玩耍。有几个不识廉耻的 ,扑他几扑 ,也要他回扑几扑 ,叫他几声 ,也要他回叫几声。又以摩疼擦痒为名 ,竟要他浑身摸索起来 ,把个不曾出幼的孩子 ,未及十三岁 ,就弄得无件不知 ,无般不晓。看官 ,你说这等一个惹事的孩子 ,又遇着那许多作孽的妇人 ,处此地步 ,比干柴烈火更甚一倍 ,自然要做出事来 ,弄坏为人的根脚 ,这个正人君子 ,就做不成了。谁想吕哉生的命好 ,当此万难摆脱之时 ,亏一个救命的恩人替他临崖勒马 ,还不至于堕落火坑 ,使后来翻身不得。他这位恩人不是别个 ,就是一位训蒙的先生 ,全亏他教诲得严 ,拘束得紧 ,所以留得这条性命 ,到后来还做个好人。如今世上的父母 ,不知教子之法 ,只说蒙馆先生 ,是可以将就得的 ,往往造次相延 ,不加选择 ,真到开笔行文之后 ,用着经馆先生 ,方才去求签问卜 ,访问众人 ,然后开筵下榻。不知道孩子坐师 ,就如病人服药 ,空心吃下去的 ,方才有效 ,到用过饮食之后 ,就有灵丹吃下去 ,也与五脏六腑隔着一层 ,不能够粘脾着肾了。开手从的那位先生 ,就是得病之初 ,空心吃的一服丸散 ,吃得着 ,也是这一服 ;吃不着 ,也是这一服。投了个方正的先生 ,那孩子后来自然会方正 ;投了个苟且的先生 ,那孩子后来毕竟要苟且。不信但看写字的笔法 ,若还开手把笔的先生 ,是个会写楷书的 ,教来的学生个个会写楷

书。就是写得不好,也到底有些端庄之意,决不至于连行带草。若还开手把笔的先生,是个善写草字的,教来的学生,个个会写草字,即使写不到家,也究竟带些龙蛇之体,再不能够一点一划。即此一事,就是教方即方,教圆即圆的证据了。所以发蒙的先生比经馆先生更有关系,不可不严加选择。吕春阳的儿子,只因这位蒙师从得着,所以不至于失身。教他写字读书,还不十分严厉,独有进退出入之间,管得十分严紧。放他回去吃饭,不住的教人踪迹他,若还来迟一刻,就要盘问到底。稍有差错之处,不是罚跪,就是记打。不打则已,一打定要打得皮破血流,所以吕哉生往来之际,不敢十分耽搁。那些作孽的妇人,正要留他顽耍,他想到先生,身上就不觉毛骨悚然,洒脱袖子,就跑了去。故此保得住童子原身,不至于十分破坏。

那位蒙师把他教到十三岁上,见他聪明日进,文理日深,就对吕春阳道:“你这位令郎,如今大有进益,可谓青出于蓝了。我这样先生,只好替他训蒙,不敢替他开笔,须要另寻一位经馆替他讲书作文,后来方有出息。只是一件,你令郎的容貌,生得太齐整了,恐有不积德的男子,不正气的妇人,要看相他。须要独请一位西席,关在家中读书,方才保得他成器,不然功名二字或者骗得到手;品行二字只怕保不到头也。”吕春阳虽是个市井之人,也还有些志气,况且少年时节,也曾吃过男子的苦,也曾受过妇人的亏,怎么肯把这掌上之珠,与人去前钻后刺?就依了蒙师的话,独请一位老成先生,关在家中,朝攻夜习,半步也不放出门。一来是他寿长;二来是他命好,这位经馆先生,也与蒙师一样,专在行止上做工夫,把讲书作文之事,都做了第二义。常说:“举人进士,是前世修的,正

人君子,是今世学的。今世的正人君子,就是来世的举人进士,可见一生的行止,关了两世的功名富贵。要做举人进士者,岂可不于此加严?”每到朔望之日,教他把《太上感应篇》朗诵一遍,然后看书作文。说到色欲之事,就把奸淫的报应,委曲戒谕他。总是见他五官四肢,都是些诲淫之具,他就不去惹事,定有事来惹他,故此下药于未病之先,使他“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之意。

吕哉生的书馆,逼近于内室之中,他的知识又多,凡家中之人一举一动,都瞒他不过。一日有个老仆的妻子,与个少年管家,在僻静之处解带宽衣,正要做些瞒人的勾当,被吕哉生劈面撞着,呵叱了一顿。回到书房,余怒未靖,还有些怒发冲冠之意。先生问他的原故,他就把僮婢相奸的话,说了一遍,要转去告诉父亲,求他正个家法。先生问道:“那个少年管家,想是没有妻室的么?”吕哉生道:“若是没有妻室,也还情有可原。他自己的老婆还好似别人的,心上偏不中意,要睡别人的老婆,所以可恨。”先生道:“既然如此,不消你管闲事,他睡人的妻子,自然会把妻子还人。‘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这两句古语,是铁板铸定的。随你什么好汉,再逃这两句不过。你若不信,再去留心伺察他,只怕你令尊的家法,没有这般处得他痛快。”

吕哉生听了这些话,只说是寻常因果之言,那里字字不差,人人都验?谁想过不多时,又看见一个妇人,与一个男子在暗室之中如此如此。吕哉生看不明白,还只说是一对旧人,因前日的阵势被人冲散,不曾上得战场,所以今日复来打仗。吕哉生见他在云雨之时,要走去拿他,恐怕近于失体,就去唤那老仆来,叫他自己捉奸。那个老仆也只说是自己的妻子,心

上愤恨不过,拿了一条绳索,悄悄走到卧榻之前,把这一男一女连头连颈,捆在一处,使他叫喊不出。又央了一个管家,把他抬到中堂,听凭家主发落。吕哉生父子叫人解开一看,谁想那个妇人不是老仆的妻子,却是前日奸夫的老婆。那个男子,不是前日的奸夫,是一名新进之仆,却好是个无妻无室,情有可原之人。正在审问之时,那个少年管家听见妻子被人奸污,赶到跟前,不消家主动手,自家揪住老婆,打个不数,又与奸夫扭做一团,要与他拚命。吕哉生道:“你不消发极,这分明是天理昭张,一报还你一报。我前日要处你之时,先生念两句古语,劝我说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我还只说是套话,谁想一字不差。你前日奸淫别人的妻子,是我亲眼见的。今日你的妻子被人奸淫,也是我亲眼见的。刚刚合着那两句古语,只是不该这等应验得快。可见奸淫之事,果然是做不得的。”吕春阳见儿子的话说得中听,心上十分欢喜,倒把这一对当做儿子的恩人。不是他一番警省,如何知道奸淫有报?就不施鞭扑,只把说话戒谕一番,从轻发落过了。

却说吕哉生见过这番报应,就把那两句古语写来贴在门前,以便出入之间,不时警省。见了那些无耻妇人平日引诱他的,就像虎狼一般,头也不抬,急急的走过,惟恐惹出事来,要把妻子还债。他自从警醒之后,不但行止分明,一事不苟,连学业也大进起来。但凡人家的子弟,长进不长进,读得书与读不得书,全看情窦初开的那几年。若还情窦一开,终日想着色欲之事,就要与书本为仇,巴不得撇开了他,好去寻花问柳,这个举人进士,就有几分做不成了。若还情窦既开,看得色欲之事也不过如此,除了妻妾之外,不想去窥伺别人,就要与书本为缘,没有分心之处,这个举人进士,就有几分做得成了。吕哉

生见过那番报应,知道别人的妻子是奸淫不得的。要做风流才子,只好多娶几房姬妾,随我东边睡到西边,既不损于声名,又无伤于阴鹭,何等不妙?要想姬妾众多,除非中了科甲,方才娶得像意,不然就拚了银子娶来,那些姬妾也是勉强相从,不觉得十分遂意。见了富贵之人,未免要羡慕他这个风流才子,依旧做得没兴。所以尽心竭力,只想读书,一毫不去外务,他的学业岂有不进之理。十四岁出来赴考,县尊就取他第一。扬州的人见得不是本处籍贯,就攻起冒籍来。写了知单,各处粘贴,要等府试、院试之日,一齐攻打,不容他进场。

吕春阳只有这个儿子,怎肯把性命去换功名?就丢了扬州不考,竟领他回到故乡,复还本籍。欲语道得好:“是个老虎,到处吃肉。”吕哉生在扬州地方考了案首,回到福建,也不曾考个第二。由县而府,由府而道,处处都是他领批。吕哉生进在本处,虽然是父母之邦,怎奈声音不对,与亲友说话,定要个通事之人,觉得十分不便,就与父亲商议,不如援例做了监生,移到南京居住。一来声音相近,便于交友;二来监中科举,又容易得中。吕春阳就依着儿子,替他纳了南监,连家小搬到南京。

吕哉生入监之后,没有一次考试不在前列。未及一两年,就做了积分的贡士。有个流寓的显官,见吕哉生气度非凡,又考得起,就要把女儿招他。吕春阳住在异乡,正要攀结一门高亲,好做靠壁,岂有不允之理?就把儿子送上显官之门,做了贵人之婿。谁想这一对夫妻,正合着古语二句:

呆郎娶巧妇,美男得丑妻。

吕哉生的容貌,竟像个绝美的妇人,那位小姐的形状,反像个极丑的男人,又麻又黑,又且痴蠢,吕哉生一见几乎气死。

悔又悔不得,就又就不得,只得勉强睡了几夜,就寻个僻静书馆,到外面去读书,只说这段姻缘是终身改正不得的了。谁想他到底命好,不上一年,那位小姐就得暴病而死。吕哉生脱得这个难星,惟恐离了东施,又要遇着嫖姆,再不敢轻易续弦,终日孤眠独宿。直到父母双亡,丁艰起复之后,方才出去择配。怎奈他自己的姿色生得太美了,那里寻得着对头?择来择去只是不中。自己以鳏旷不过,思想良家女子是儿戏不得的,只好到章台楚馆,嫖嫖妓妇,还不十分损伤阴鹭。彼时各院之中名妓甚多,看见吕哉生的容貌竟是仙子一般,又且才名藉甚,那一个不爱慕他。闻得他在院中走动,有几个声价最高,不大留客的妇人,也为他变节起来,都艳妆盛饰立在门前,候他经过。一见了面,定要留进去盘桓一番。吕哉生眼力最高,一百个之中,没有一两个中意,大率寡门闯得多,实事做得少。起先是吕哉生去嫖妇女,谁想嫖到后来,竟做出一桩歹事:男子不去嫖妇人,妇人到来嫖男人。要宿吕哉生一夜,那个妓女定费十数两嫖钱,还有携来的东道在外。甚至有出了嫖钱,陪了东道,吕哉生托故推辞,不肯留宿,只闯得一次寡门做了个“乘兴而来,尽兴而返”的,也不知多少。这是什么原故?只因吕哉生风流之名,播于遐迩,没有一处不知道。他竟把他的取舍,定了妓妇的优劣。但是吕哉生赏鉴过的,就称他为名妓,门前的车马,渐渐会多起来。都说吕哉生自己身上,何等温柔,何等香腻,不是第一等妇人,怎肯容他粘皮靠肉?所以一经品题,便为佳士。若还吕哉生不曾识面,或是见过一两次,不去亲近他的,任你名高六院,品重一时,平昔的声价也会低微起来。都说吕哉生不赏鉴他,毕竟有些古怪,不是风姿欠好,就是情意未佳,不然第一等妇人,与第一等男子,怎肯当面

错过？这叫做“伯乐失顾，即成弩马”。

那妇人嫖男子的规矩，不是有心做出来的，只因吕哉生嫖妓之时，被那些寻常妇人扯曳不过，竟不敢在院中走动。有几个能书善画，稍通文墨的，吕哉生不忍绝他，许他常来就教。谁想就教之端一开，这两扇大门就关闭不住。那些好名的姊妹，那一个不来物色他？又怕吕哉生闭门不纳，损了自己的声名，都预先央了份上，讨个荐书，替自己先容过了，然后来载酒问奇。吕哉生却不得情面，只得勉强应承。若还走到面前，看见是作养不得的，就只好吃几杯酒，说几句话，假托一桩事故，送他起身。若还是作养得的，定要留宿一晚，消了那头份上。那妇人到临行之际，都有几两参价赠他，为偿精补肾之费。虽不叫做嫖金，其实与嫖金无异，此妇人嫖男子之名，所由来也。吕哉生受了参价，没有别样回礼，只做一首无题之诗，或是写在扇头，或是题在帕上，做个“投琼报李”之意。诗后不落姓字，只用一方小小图书，是“红颜知己”四个字。他生平不喜务名，凡作诗文都不肯落款，也不去刊刻，所以姓名不传。这是他生性如此，不独待妓妇为然。古人有两句名言，合着他的心事，常写来贴在面前道：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彼时名妓虽多，内中只有三个，是吕哉生许可之人，竟与三房姬妾一般，许他轮流当夕。一个叫沈留云，一个叫朱艳雪，一个叫许仙俦。这三个妓女，原不叫这三个名字，只因吕哉生相与之初，曾做几首诗词赠他。诗词之中，有这几个新鲜字眼，那妓女重他不过，就取来做了名字。吕哉生之见重于妇人，大率类此。他赠沈留云的，是一首绝句。

其诗云：

暖暖霓裳澹欲飞,人间若个许相依。

襄王爱作巫山梦,留住行云不放归。

这三个之中,态度要算他第一,轻飘无着,竟像要飞去的一般,所以这等赞他。赠朱艳雪的,是一首小令,名为《风入松》。

其词云:

十年留意访婵娟,今日始逢仙。梅花帐里偕鸳梦,问评品,柳媚花妍。气似幽兰馥馥,神凝秋水涓涓。

醒来疑在雪中眠,莹质最堪怜。又怪人间无艳雪,多应是玉映霞天。焉得良宵不旦,百年长卧花前。

这三个之中,肌肤要算他第一,白到极处,又从白里透出红来,所以这等赞他。赠许仙侑的,是一支曲子,名为《黄莺儿》。

其词云:

处处惹人愁,最关情是两眸,等闲一转教人瘦。腰肢恁柔,肌香恁稠,凡夫端的难消受。与卿谋,人间天上,若个许仙侑。

这三个之中,眉眼风情,要算他第一,骚到极处,又能骚而不淫,毕竟要择人而与,所以这等赞他。

这三个名姬,起先不甚相合,自与吕戡生相与之后,就同船合命起来,竟像嫡亲姊妹一般,一毫妒心也没有,都拚了大注财物,结识吕戡生。吕戡生的身子,被这三个大老官成年包定了,就一个嫖客也不接,终日守着他。这三个姊妹,渐渐有起权柄来,竟成了鼎足之势。大家立定主意,要娶吕戡生,不管他情愿不情愿。把这三首情诗,当做铁券一般,紧紧的藏了。若还不允,就要执此为凭,和他硬做。吕戡生心上,也要并纳三人,只因正室未娶,不好把妓女为妻,待续弦之后,然后收纳他。

原

这三个姊妹,也许他先娶正妻,自己随后来做小,只怕娶了个妒妇,回来不容吕哉生做主,负了从前之约,竟要自己替他择配,不容吕哉生私自议婚。连聘金也不要他出,都是自己包管到底,好使新来之人感激他,不忍与他为难。他三个身边,都有千金积蓄,又是自己做主,没有鸨母的,所以敢作敢为,把吕哉生拿住了做。吕哉生又怕说来的亲事未必中意,毕竟要拣个将就的,方才下聘,怎肯娶个美貌妇人,来夺自家的宠?故此口便应承他,依旧央了媒人,在外面访择。谁想这三个姊妹却是一片好心,都说寻常的女子,不但配他不来,就与自己三个也搭配不上。况且自己三个,又不是过路的媒人,走得开的。万一新妇不中意,恨起媒人来,以后相从的事,就不稳了,所以尽心竭力,要寻个绝世佳人为市恩之计。

有个姓乔的寡妇,只生一女,颇有才名,又会写字作画,与这三个姊妹神交已久,只是不曾见面。这一日,三个姊妹以拜访同社为名,去看乔小姐。见他生得奇娇异媚,又且贤慧绝伦,就问他母亲道:“闻得令爱小姐,还不曾许人家,不知要选个什么女婿?”乔寡妇道:“别样都可以不论,只有‘才貌’二字,是少不得的。”这三个姊妹道:“如今现有一个才子,容貌是当今第一。若还去了方巾,与小姐立在一处,只怕辨不出那个是男那个是女。不知肯许他么?”乔寡妇问:“是那一家?”这三个姊妹,就把吕哉生说去。乔寡妇一向留心择婿,男子里面略有几分才貌的,都在他肚里,岂有闺阁之中家弦户颂的才子,反不知道之理?就满口应承,没有一个含糊字眼。乔小姐闻之,自然喜出望外,惟恐错了机会,竟不肯顾惜廉耻,又扯到背后去叮嘱一番。这三个姊妹,就对乔小姐道:“他与我们三个,都有终身之约。小姐进门之后,要留着三个座位,等我们的。”乔

小姐也满口应承,不作一毫难色。这三个姊妹见女家允了,不怕男家不允,就便宜行事起来,竟把下聘的事宜与过门的日子,都与乔寡妇当面订过,然后去知会吕哉生。吕哉生一来不肯见信,二来自己也相中一个,正要选期纳采,那里肯依允他。只说:“婚姻大事,不是草草得的,且待我从容占卜。”这三个姊妹,到背后去商议道:“若还要他自出聘礼,就不好瞒他做事。如今聘礼是我们出,要他做个现成新郎,不是什么歹事,竟替他做成了,到娶亲之日,捉他上场,不怕他走上天去。若还新人不好,还怕他到临期埋怨。有这等一个绝世佳人,不知不觉,抬到面前,却像天上掉下来的一般,也不是什么苦事,料想不肯推他出门。”大家商议定了,竟把吕哉生的名字写了婚启,备下礼物,齐齐整整的送聘过门。

吕哉生只当在睡梦之中,那里知道?一心去做那一头。那头亲事,不是男子相中妇人,是妇人看上男子,生个巧计出来,诱他成事的。那女子姓曹,名婉淑。住在国子监前,是个少年寡妇,年纪虽过二八,却有绝世的姿容,又且长于笔墨。吕哉生入监攻书,时常在他们门首经过。曹婉淑之居孀,原像卓文君之守节,不曾想起节妇牌坊的。看见这个美貌相如走来走去,那点琴心不消人去挑得,自然会动掸起来,思想:“这样男子,怎么好不嫁他?”就着人访问姓名,还只说是有了妻室的人,只要做得他的阿娇,就住他第二间金屋,也是甘心的。不想又是久旷之夫,与自家这个怨女,正好凑成一对,就去央人说亲。那个说亲的媒婆是知道吕哉生的,就把三个妓女占定了他,要剑资择配,不容吕哉生做主的话,说了一遍。谁想曹婉淑这头亲事还不曾起影,就预先吃起醋来,把眉头蹙了几蹙,想出一个主意。对媒婆道:“既然如此,这头亲事,不是上

门去说得的了,须有在别处候他。就是遇见之时,也不要把这头亲事突然说起,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说到我身上,他方才肯做。一有应承之意,就领他来相亲,无论成不成,都有媒钱谢你。

媒婆答应了去,果然依计而行,立在太学门前,见吕哉生走过,问他跟随的人道:“这位郎君,莫非就是吕相公么?”跟随的人道:“正是,你问他怎的?”媒婆道:“前日院子里三位姑娘,央我寻一头亲事,说是娶与吕相公的。如今有了一头,正打点去说,故此要认一认,日后好来领赏。”吕哉生听见,就回转头来,对他道:“只怕所说的亲事,未必中意。”媒婆道:“他出的题目,是极容易的,有什么不中意。”吕哉生道:“他出什么题目与你?”媒婆道:“他说只要二三分姿色的,若还十分标致,就不要了。这样女子怕寻不出。”吕哉生听了这一句,正合着自己的疑心,就变起色来道:“原来如此,这等你不要理他,若有十分姿色的,你便来讲。就是九分九厘,我也不做,不要枉费了精神。”媒婆道:“相公若要好的,莫说十分,就是二十分的也有。只是那三位姑娘立定了主意,只怕你拗他不过。”吕哉生道:“他又不是我的亲人,那里由得与他做主。”媒婆道:“既然如此,眼前就有一个,何不去相一相?”吕哉生道:“住在那里?”媒婆指了曹家道:“就在这里面。”吕哉生往常走过,看见这份人家有个绝色的女子,只说是丈夫的,所以不想去做,如今听了这一句,就不觉高兴起来,盘问他的来历。媒婆把少年丧夫,将要改醮的说,说了一遍。吕哉生欢喜不了,就叫媒婆进去知会,自己随后去相亲,只见曹婉淑淡妆素服,风致嫣然,没有一毫脂香粉气。媒婆要替她卖弄温柔,不但浑身肌体凭他相验,连那三寸金莲,也替他高高擎起,并那一捻腰肢,都把手